

彭欽清

二月二十六日晚間六點多去岳家小坐，正好碰到岳母正在看民視的「愛情 Hotel」節目，由吳淡如小姐及謝震武先生主持。該晚節目是針對撮合鰥寡及離婚者設計，主持人及來賓大多以 Hoklo 語對話。其中有一位女士問一位男士是否為客家人，對方說不是，主持人追問該女士為何如此問，該女士答說：「我不嫁客人仔猴。」此語一出，兩位主持人皆大笑，此時畫面上出現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台立場字樣，然後繼續追問原因，該女士說她過世的先生是客家人，對她很壞，故不嫁客家人。對該女士的遭遇，相信觀眾都能會同情，因而可以體諒其心情。但是一個以 Hoklo 語為主的無線電視台將如此歧視客家族群的語言公然播出，實在不得不讓人懷疑該台及主持人的心目中有無客家人存在。

回到家，想透過網路向民視表達不滿，但沒有查到管道。後來打電話到民視觀眾服務專線，請負責接線的小姐其將本人不滿之情轉告有關單位，並留下連絡電話，請其將處理過程告知。二十九日下午民視行政組組長來電詢問詳情，頻頻為電視台的疏忽道歉，並允諾將呈報上級通告各製作單位以後不得有類似情況發生，但當本人要求告知該節目主持人連絡方式，以便親自溝通時，該組長以不便為由拒絕。

從該節目播出的方式可看出是錄影播出，既然是錄影，製作單位及主持人在發現有此污辱客家人的字眼出現時，為何不及時喊卡，或做任何口頭上的糾正？只用打出不代表本台立場字眼處理，於事無補，因為許多看該節目的老年人都不識字。尤其令人扼腕的是兩位主持人都是社會菁英，對如此粗暴的語言竟然都能置若罔聞，難怪一般大眾會對其他族群的輕蔑或謾罵視之為當然耳。

在台灣有不少（尤其是年長者）的 Hoklo 人，動不動稱客家人為「客人仔」，稱客家婦女為「客婆仔」。就像稱原住民為「番仔」，稱原住民女性為「番婆」，或稱大陸人為「大陸仔」，甚至「中國豬」，外勞為「外勞仔」，皆為輕蔑或污辱語。如今「客人仔猴」如此傷客家族群的字眼，竟然公然在民視週末熱門時段，大辣辣地在預錄的節目中出現，不禁令人有置身在原始社會中的感覺。

一個社會文明與否，可以從社會優勢成員對非我族群（含性別、族群、職業、有無殘障、體態、容貌、貧富）的態度看出，今年年初，哈佛大學校長桑默思在一場研討會中提到，在理工方面，女性天生比男性沒天分，結果引來一陣撻伐，不少哈佛大學的教授甚至連署要他下台。三月初，台北市公車 LED 顯示板，把啟聰學校譯成 Municipal School for the Deaf（市立聾子學校），引起乘客不滿，認為不尊重弱勢，而投書報社，市政府交通局趕緊從善如流，要求客運業者立即更正為 Taipei School for the Hearing Impaired（台北聽障學校）。

沙文主義是現代文明之恥，任何一個強勢族群以語言或行為欺凌弱勢族群就是沙文主義的展現。因此，在文明的國家，公眾人物或大企業公司都非常注意

自己的言行，深怕踩到沙文主義的紅線，給自己或企業帶來負面的形象，譬如台灣的黑人牙膏最早的英文翻譯是 Darkie（意為黑仔），後來受到美國黑人團體的壓力，才改成現在的英譯 Darlie(達裡)。歐美先進國家，政治人物及企業家都要接受敏感訓練(sensitivity training)，學習如何不讓沙文主義出現在自己的言行中。

聽說吳淡如小姐及謝震武先生主持好幾個電視節目，亦算是公眾人物。吳淡如小姐是作家，謝震武先生是律師，觀察應當敏銳，思惟亦應理性，但從「愛情 Hotel」兩人近乎以媚俗的姿態糟蹋客家人的情形看來，吳、謝兩位主持人似乎有必要去接受敏感訓練。而「愛情 Hotel」的來賓將客家人蔑稱為「客人仔猴」，民視竟然讓它播出，吳淡如小姐、謝震武律師、製作單位、及民視有需要跟客家人道個歉。